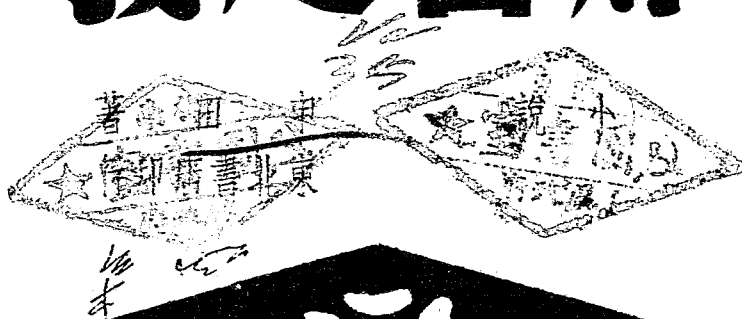


11.16 地
17.0 話
1.1 訪
1.1 後
1.1 選
人



書叢藝文俗通

義起窑煤



通俗文藝叢書

義起窖煤

申田著

—小說—

東北書店印行

南京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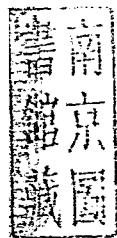
小序

石圪節煤窖收復後七八天，我們趕到了潞城五區，附近的老鄉們，還在津津有味的談論着當時收復的情景。因為我們的地下軍工作做的好，來了個裏應外合，打響了咱們邊區收復礦山的第一砲。我們會見了當時起義的礦警與工人，又到石圪節煤窖上走了幾趟。三年前，這裏還有幾間破房子和一架機器。敵人佔領後，在這裏大興土木，起造了許多高大房子，又把煤窖周圍三四里方圓的良田，統統霸佔起來，在周圍密密層層的架設了數不清的電網，挖了許多壕溝，築了十幾個兩三丈高的碉堡，只留南北兩個門出入。南門在山脚下，有汽車路直通白晉鐵路的常村車站。從南門向裏走三四丈遠，有一間小小的衛兵室把着第二道門。它的對面，接連着三四座通長的礦警宿舍，經常住着七八十個礦警。再向上走幾十步，有一個礦廠。場的東邊叫三角院，原是所長池田與隊長芹田和一夥日本人住的地方。這三角院造得非常結實，活像一座小城市。三個角上三座碉堡，城壕上滿佈着槍眼。據說鬼子準備把這裏作爲最後掙扎的堡壘，廣場的西邊，就是工廠，煤井和工人住宅區。向上穿過北門，直到黃沙嶺的高阜，又是敵人的碉堡，那時經常有一小隊日軍在這裏駐防。鬼子們竊據煤窖，確是煞費心計，而我們收復煤窖，却也神機莫測。下面就是當時起義的故事。

目 錄

送信的老太太.....	一
棺材.....	五
李班長的轉變.....	八
十二點鐘以後.....	一〇
『喂，我是二〇八』.....	二三
『呀』！.....	一七
『關電燈』.....	二〇

送信的老太太



石圪節煤窯緊急戒嚴已經兩天了。南門北門關得緊緊的。四圍縱橫密佈的鐵絲網，一到夜裏就通着電流。大路邊、斜坡上、溝道中，密密層層的埋着四五百個地雷與電雷。十六個崗哨，日夜守望著。池田與芹田下了命令，不准一個人進去，也不准一個人出來，與外邊完全斷絕了聯系。

其實鬼子的密計，早被全煤窯秘密地傳揚着了：他打算在八月十八號那天回太原去，所有工人、礦警、職員、機器一起要帶走。因此他禁絕中國人和外邊的來往。全煤窯慌亂起來了，大家議論着，誰都迫切希望找到一條出路，免得被鬼子帶走。地下軍的領袖們便乘這個時機，準備立刻起義。

起義的總指揮部，設在煤窯南邊三里外的一個小村子上。十七號下午，離起義的時間祇有半天了，現在迫切需要了解一下煤窯內部的佈置情況，就是因為鬼子防的嚴，兩天了，他們一直得不到裏面的報告，外面也混不進去。工作員趙××急得在房裏轉圈子，想不出辦法來。急了呀，怎麼辦呢？他這才去同房東王德山商量這件事，意思是想

諸王德山的老娘去走一遭。王德山同他七十歲的老娘，原是從山東逃荒到這個地方的，自從敵人佔了潞城，他們就長期掩護我們的區長、工作人員在敵佔區活動，有過許多忠勇機警的故事。煤窯開工以後，他們就到窯上去活動，因為他們平素愛交朋友，窯上的工人、職員、礦警們，閒了也就常到他家去玩，很多人在這裏拜過兄弟，並發生了抗日的關係。有一個時期，因為他們家來往的人物太雜，我們怕出危險，曾一時和他們斷了聯系，老太太却辛辛苦苦的跑到鄰近各村的熟人家去打聽：『這兩天有同志來了沒有？』以後關係接上了，她向工作人員保證說：『你們放心，我們的腦筋永不會壞！』從此，王德山和他的老娘，更積極的到礦山上去活動，煤窯上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人不認識這個好老太太。

王老太太聽了趙同志的意思，是要他到工廠裏去叫一兩個工人領袖出來，商量起義的大事；她很爽快的就答應下來了。她說：『你放心吧！我就去！我今年七十歲啦，死了也不算個啥，總不能讓那夥年輕人出危險，他們就好比我的兒女一樣啊！』這時有個常明媳婦，也想到窯上去看看他男人，弄把米吃；她糊里糊塗的提着兩個北瓜與半籃豆莢，同着老太太一起去，可是她知道老太太是去幹什麼呀？

她們剛出村，就下起大雨來了，雨點像黃豆那麼大，水順着老太太的黑包巾直往下流，全身淋得像隻落湯雞。常明媳婦忍不住了，她一再提議要回去。可是老太太是幹什

麼的呢！她連頭也不肯回一回地一直往前走。她早下定了決心：就是淋死人，我也要叫出人來才算。

她們一步一滑的挨到煤窖的南門口，只見鐵絲網一層又一層的緊關着，沒有一個口可以進去。在旁邊兩丈高的土坡上，還有個偽警在那裏放哨，沒等她們開口，偽警先就惡狠狠的吆喝起來：『你兩個老婆子幹什麼？快走開！』老太太裝出可憐的樣子，向偽警乞求起來：『先生，可憐可憐咱吧！我的兒子和小孫孫三天沒回家啦，不知在窖上呀不在？』那偽警橫眉瞪眼的回答：『在窖上，都好好的，有什麼看頭！』老太太說：『瞧！他們三天沒回家啦，我總得進去看看，我家今天沒吃的了，進去要把米，滾口米湯喝，總不能叫人餓死啊！』偽警有些不耐煩了，他說：『誰管你那麼多，反正不許進去，這是太君的命令。』老太太不斷哀求，偽警暴跳起來，他大聲吼叫着：『滾開，好噲噲！』

老太太心想，同這沒心肝的傢伙說好話是沒有用啦。只得悄悄的在路旁坐下來，找尋機會。東張西望的瞧，那裏可以進去。她看見兩邊都是深溝齊岸，只有中間一道鐵絲網下還有些空子，她估量把身體伏低一點，或許可以鑽進，於是就慢慢的挨近鐵絲網。偽警已經看出老太太的用意了，嚇唬着說：『可不能鑽，那是電網，一碰就死，你不想活就去鑽！』老太太一想：使硬的吧！忽的立起來，怒冲冲的衝向電網，嘴裏喊着：『

我就是不想活啦，反正今天進不去也活不成，我就拚了這條老命吧！』這下，可把那僞警急壞了，他連忙響着槍栓，大聲吆喝着禁止她去鑽電網，老太太也知道電網厲害，只得重又回到自己坐的地方。常明媳婦嚇得面孔發紫，在擻擻的發着抖。

雨一陣緊一陣慢的下着，她們剛剛乾了的衣服，又淋了個稀濕。常明媳婦三番五次的勸老太太回去，老太太仍然復堅決，她堅持着：『就是死，我也要進去。』老太太用各種各樣的方法與僞軍廝纏，從上午十二點鐘直磨到下午三點鐘，眼看沒有希望了，老太太心裏也慌起來。就在這個時候，窩上的伙伕下來挑水，老太太想：如果錯過這個機會，就再也不要想進去了。等伙伕挑開鐵絲網的時候，她馬上給常明媳婦使了個眼色，拉住了伙伕的衣服就往裏鑽，常明媳婦拉住老太太的衣服也跟着鑽進去。僞警在高坡上大聲咆哮的阻止着她們，但是，那有什麼用呢？他們一進去，立起身來，拚命的朝裏就跑。幾隻小腳踏在稀爛的紅泥坡上，跑上去又滑下來，滑下來又爬上去，連爬帶滾的弄得滿身是泥，籃子裏的北瓜豆莢撒得滿地，她們却畢竟衝進了工人的宿舍。

棺材

老太太來到簷上，悄悄的找見了工人領袖王根喜、王炳和和苑丙生。她直急得想把要說的話一下說出來。可是一眼瞥見常明媳婦還在旁邊，當然不便開口。就對常明媳婦說：『你不是要找你家男人弄把米？那你去吧！』支開了常明媳婦，便向王根喜丟個眼色，找到一個靜僻的去處，悄悄的對他說：『趙同志要你們趕快下去一趟，有要緊話吩咐哩，我是專爲這件事來的。』

『怎樣下去呢？』這個難題馬上又從王根喜的胸頭湧上來，出去比進來還困難呵！已經焦急好幾天啦，就是想不下一個出法，他立刻召集王炳和、苑丙生、劉岐山來討論。大家眼巴巴的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還是想不出個好主意來。最後，苑丙生忽然想起一條妙計來了，他向大家說：『昨天晚間，不是有個工人因爲要想逃出去，答不上口令，被礦警打死了嗎？眼見棺材快做好了，咱們籍口去埋死人，不就可以溜出去了嗎？』經他這一說，大家心頭一亮，都說『好辦法』，於是低低討論了一回，就分頭去進行活動。苑丙生走到太君那裏，把屍體如何發胖發臭，三分真七分假說了一遍，請求開門放

行，好送出這口棺材。鬼子一聽見此情，害怕七八月裏鬧開瘟疫，馬上毫不思索的滿口答應。苑丙生把這消息向全廠一傳——工人們因為不能出去正愁得沒法，這消息好比來了一個大赦令，那個不爭嚷着要去？當下你搶着去抬棺材，他搶着去扛鐵鏟，沒事幹的也搶着要送喪；老太太和常明媳婦也夾在裏頭，在那口薄皮棺材後面，男男女女老老少小跟了二十幾個，大搖大擺的一路走出南門，一點也沒有受到阻攔。

出南門往西一拐，走不上一里地，王根喜叫工人們把棺材停到關帝廟的牆根下，他用手一擺說：『大家散夥罷，不用埋了。』工人們起先還發呆，想了一下，就好像出籠的小鳥，把棺材一擡，一哄而散。

根喜、丙生、岐山，到了工作人員的房子裏足足討論了一個鐘點，把黑夜起義的每個細小節目都討論得清清楚楚。太陽快落山的時候，王根喜與劉岐山才慢慢的向煤窖上走去。站崗的礦警問：『怎麼這時候才回來？去的工人們呢？』他們自在的回答：『在下面修水坑呢！一會就上來啦。』他們走到三角院前面的大場上，正碰着所長池田與礦警班班長任安卿，率領着一二十個礦警雄糾糾的從北門口下來了。他們是在今天早上上潞安府去的。他們走上前去照例行了一個軍禮，然後瞧個機會悄悄的拉着任班長到一邊說：『今夜十二點鐘……你……打開電網，迎接……八路軍』。

『幹吧！』任班長挺了挺腰說：『一路上真把我急壞啦，我道回不來了，這下回來

得真好。』說罷，任班長揮一揮手，說一聲『小心』，大踏步的走了。他走到衛兵室，書記傅文才與劉春言，正在討論什麼。突然見任班長來了，都高興起來。任班長大聲的向傅文才說：『今天帶崗由我來作！』傅文才覺着有些奇怪，在任班長臉上掃了一眼；憑他那機警的頭腦，他立刻想到是自己人，連說：『使得，使得。』劉春言也在旁邊哈哈大笑，三個人點頭會意，都帶着得意的神氣微笑着。

礦警班原來完全是被敵人控制着的。自從今年五月間，劉春言來到煤窖上，任班長與傅文才就有了抗日關係，可是兩方面都不知道。劉春言與任班長是同鄉同事，都在舊軍隊裏當過兵，劉春言就憑着這點關係，打進了煤窖，在任班長班裏當個兵。爲了朋友的義氣，任班長一力幫助劉春言的工作，漸漸的他也成了抗日的積極份子。當劉春言踏進煤窖的第二日，傅文才請假去看他的父親，他一踏進門，看見他父親正圪蹴在火台上和兩個陌生人說話；一見他進來，就壓低嗓子向那兩個陌生人介紹說：『這就是文才』；接着又轉過臉來對文才說：『兩個客人已經等久了，這是咱八路軍同志，要和你商量一件事呢。』傅文才一聽說『八路軍』三字，不好意思的打了個招呼說：『看我幹得這種骯髒事，真是見不得人了！』說了幾句閒話以後，父親走了。他們秘密的談了一個多鐘頭，傅文才回到煤窖，馬上就與劉春言接上了關係。傅文才是個二十四歲的青年人，不好多說話，可是心地却特別仔細，煤窖裏的大小事情，他都瞭解得清清楚楚。經過他們

三人的共同努力，團結了一批人在自己的周圍，成了這次起義的主力。

李班長的轉變

下午八點鐘，晚飯已經吃過了，太陽落了，煤窯的電燈明晃晃的，照耀得像白天一樣。這時候，煤窯上的人開始緊張起來了。起義的人們焦急地等待着起義的時刻。鬼子與漢奸壞蛋們，也都在忙着收拾東西，喝離別酒，準備明日一早起身，回太原去。只有礦警班班長李生祥，今天連夜飯也沒有吃，他愁眉苦臉的好像有老大心事不能解決。原來他自從聽得『皇軍』要回太原的消息以後，就着實的發起愁來了，他的老婆正懷着小孩，不能走動，不走，又沒有別的道路，他爲這件事苦惱好幾天了。他決心要同劉春言去商量商量。劉春言雖是個戰士，論起年紀來，比李班長大兩歲；李班長雖是個老吃糧，可是劉春言五歲起就當兵，講起隊伍裏的事，劉春言又比他高一着；李班長的直脾氣，對強過他的人，就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倆終於成了好朋友。李班長凡碰到不能解決的問題，總得先同劉春言商量商量。這次，他找到了劉春言，就訴起苦來：『老劉，明天人家要退走，跟人家走還是不走。』劉春言的態度很平淡，他冷冷的說：『走不走吧，還不是由

你。你當班長的沒法，我當兵的還有啥法？」李班長說：「老劉哥，別這樣說，咱倆的心思誰還摸不着誰？明天咱到常村，把軍衣一脫，把槍一丟，那怕討吃，咱也不走了，你說好不好？」劉春言笑了一笑說：「辦法倒是好，可是我能這樣做，你却不行呵！這裏人誰不認識你李班長？你的名譽那麼壞，只要你一出去，老百姓就會立刻把你打死。」李班長的面色變得蒼白，低着頭一聲不響。停了一停，劉春言接着說：「老弟，不是我今天有心埋怨你，我看你平時教練新兵，還是那麼個老派頭，弟兄們動作稍稍差遲一點，你就是一拳，『奶奶的，老子叫你立正，你偏要稍息』。人家忘了扣一個扣，你也要給他一脚，『奶奶的，軍人就是要講紀律，講服從』。大家向右看動作慢一點，你偏要從頭至尾來一個排子耳光，打得每個人眼裏冒火，我看弟兄們跟你出一趟操，正不知要挨你多少拳腳。老弟，替鬼子作事，你也慫地認真，你說，今天那個弟兄不是恨你入骨？誰不想借個機會報復！」這些話，正說到李班長的痛處，不由得使他害怕起來。遲疑了半晌，才沒精打采的說：「可說得是啊！我也知道自己的名譽太壞，得罪的人太多，可是現在事情已經弄到這步田地，還有什麼辦法呢？」劉春言不回答他。沉默了好久，才慢吞吞的說：「辦法倒都是人想的，那見得就沒了辦法？」李班長聽了這話，心頭一閃彷彿聽出了什麼，搶着說：「有辦法快告訴我，見死不救，算不得朋友。」劉春言故意點他一點說：「我說，你有一班人，那裏喝不上稀飯？」李班長經他這一點，心頭又

是一亮，勇氣也就增加了好多，他說：『話倒也說得是，可是！沒有道？』劉春言向他一指說：『鼻子底下就是道。』李班長霍的一跳，焦急得幾乎要嚷起來，『你叫明好不好？你叫明好不好？』當他立起來的時候，一眼恰看見一個壞蛋打旁走過，急忙用腿在劉春言腿上一碰，低低的說：『停忽兒到你家裏去談。』說罷，兩人各自走散了。

八點半鐘，李班長又來找劉春言，李班長以爲劉春言所指點他的道就是開小差，他說：『今天黑夜，你帶着咱們的家眷在前面跑，我同任班長帶兩班人拿槍在後面掩護，你說好不好？』劉春言心裏實在有點好笑。可是他知道李班長已經下定決心，回過頭來了，他也就順便略略告訴了他八路軍今夜要來襲擊煤窯的消息，要他保守秘密。開初李班長還是有些害怕，他說：『人家來了要把咱打死怎麼辦？』劉春言又發急又好笑的說：『你的腦袋怎麼那麼不清，你不用管，你帶着你的班就是了，今天不要睡，十二點鐘作準備，我自然有法搭救你！』李班長只得含含糊糊的走開了。

十二點鐘以後

半夜十二點鐘的一次汽笛響開了，那汽笛活像毛驢一樣直着嗓子叫喚，約好的起義

時間來到了。

在礦警宿舍裏躺着的二十幾個『自己人』，心忽地都像壺裏的開水一樣噹噹跳起來，他們牢記着今夜汽笛一叫，八路軍就要來奪取煤礦，他們得配合八路軍裏應外合。他們懺懺睡在自己旁邊的那些壞蛋們，一個個像死豬一樣打着鼾，這些傢伙還準備養精蓄銳，明天跟皇軍回太原去。

這些『自己人』們今天心裏特別高興，他們想起幾年來，那些壞蛋們仗着鬼子的勢力，要打就打，要罵就罵；連做盤飯也得讓他們先做；他們打碎了你的鍋盤，還得你向他賠罪；受了冤屈，還得挨芹田的耳光；……這一肚皮的怨氣，今天可得痛痛快快的吐一吐了。他們又想到了八路軍，可以仍然留在家鄉作工，不必跟着鬼子到太原去受制。他們又想，從此，他們可以掙掉這頂漢奸帽子，從新做個中國人。他們越想越有味，也越想越快。

心裏跳得睡不着，他們悄悄的爬下炕，整理整理圍在頸子上的白手巾（起義的暗號），假裝小便悄悄的溜到門外。偶爾碰上自己的同伴，低低的互相詢問着：『來了沒有？怎麼還不見動靜？』『可是呀！這倒已經十二點多啦，該着來啦嘛？』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他們慢慢的焦躁起來了，他們的小便，也越發多起來，可是終不見個音訊。

李班長在礦警家屬宿舍裏，等得實在不耐煩了，他一看見他的大肚皮老婆在摸索着

收拾衣裳，嘴裏嗷嗷的嘮叨着，心裏越加冒火。他惱恨劉春言總是吞吞吐吐的不給他說實話，非得他摸不着頭腦，這實在不够朋友。依他想，什麼事都得同他商量才對。他氣憤憤的又去找到劉春言，沒聲好氣的嚷起來：『到底怎麼着，什麼事都由你們偷着幹，偏不給我說個明白。』劉春言連忙擺擺手，指指土崗上，李班長向上一瞥，像是郭草灰那個走狗在巡查，也就低聲下來。劉春言像不在意的說：『什麼事都得對你說！你就不想想你是什麼人？這號事弄不好就要殺頭，可是隨便向人說的？』接着就用手指演個八字，悄悄的說：『八路軍有八個團馬上要來，你害怕什麼，我給你任務，一等八路軍來到，你領着隊伍去打三角院，讓你立個頭功。』李班長高興得挺了挺腰幹，拍着胸脯說：『那！我能幹，一定幹。』

李班長走後劉春言與傅文才繼續調兵遣將，佈置隊伍。劉春言出主意，傅文才發號施令，調崗的權力，原就是握在傅文才的手裏，今天却有了大用處，他們從礦警班裏調出『自己人』，去把守南門附近和三角院的崗；西砲樓與北門上，也派了兩三個。劉春言再三叮囑他們說：『要緊緊的捏好武器，不讓『落到壞蛋們手裏。一聽手榴彈響，就到三角院集合。』他們又把許多壞蛋，調到窖底下及其他不要緊的崗位上。十二點以後，煤窖：重要的去處實際上都已握到起義軍手裏了，只等手榴彈一響，就要一齊動作。

劉春言調度開隊伍，還顧不上喘息，忽見李班長與任班長匆匆忙忙的踏進衛兵室，

從口袋裏掏出一封信來，擲到劉春言前面。劉春言嚇了一跳。他們用命令的口氣向他說：『這是我們寫的，如今已到下兩點了，還不見八路軍來，恐怕誤了大事。聽說西溝來了八路軍，你快把這封信送去，要他們快快來。』劉春言聽到這裏，急自然也有些急，但是仍然若無其事的回答他們說：『不用急，事情誤不了，我前天假扮了放羊人到外邊早就與八路軍接好了頭。八路軍要從漳河那邊過來，單過過河也得一兩點鐘呀。時間原不能的確，哈時到哈時算。』接着他向任班長說：『老任，咱們早就商量得好好的了，你怎麼跟李班長一般着慌？』任班長發起急來了，他說：『都是李班長害怕，他怕受了你的騙，再三纏着我要寫信。嚇！八路軍來不來吧！反正咱今天總得幹，我早就已經計算好，咱們幾十個弟兄，就搗不倒五六個鬼子？嚇！不用送了，包在我身上，八路軍不來也要打他個樣子。』任班長正說得起勁，忽地從門外跳進一個人來，大家一看，嚇得面如土色，說不出半句話來。

『喂！我是二〇八』

原來那跳進屋裏來的，不是別人，正是那個死心漢奸郭草灰（礦警隊的副隊長），

背着一枝衝鋒槍，向傅文才兇狠狠的說：『聽說西白兔那邊來了大批八路軍，你趕快加派五個崗到北門上，叫他們加倍小心，趕快，趕快！』傅文才滿口答應，立刻搶了出
去，其他人也乘勢一哄而散，那任班長背着步槍，來回帶班，實際上很早就暗暗監視
着郭草灰的行動。入夜以來，郭草灰真够忙碌，他川流不息的一直在巡查。有很多跡
象，引起了他的懷疑。如把崗的都成了潞安人，還經常一夥夥的在暗地裏喊喊喳喳，這
使他懷疑到潞安人是否會乘黑夜逃跑。在十一點鐘左右，他還下命令在西崗樓拉響一個
地雷，想造成恐怖空氣，以便壯壯自己的胆子。這回他又叫傅文才加派五個崗哨到北門
附近。他一出衛兵室的門，又到查崗的地方，要他們每隔一個鐘頭就查一次崗。他自己
又提着衝鋒槍，親自在山前山後巡視。『媽的，誰叫你睡覺，這是睡覺的時候？你這懶
東西！』他的手不停的在新兵的臉上『拍拍』的揮舞着。他自言自語的說：『只要過了
今夜，就不怕你們飛上天去。』

『媽的×，過不了今夜，老子就要做死你。』任班長在後面肚子裏回答。他一腔憤
怒，恨不得立即剷除這個，心腹大患。忽覺，在暗地裏有喊任班長的微小聲音，他走近
去一看，認得是王根喜從礦工宿舍派來的一個工人。任班長輕聲問道：『煤窖上有什麼
情況嗎？』工人答：『沒有什麼大事，只是剛才我們派劉岐山和孫福順從補窖裏鑽到外面
去探聽消息，被那個壞蛋工頭王××知道了，他命令窖口的工人不許往下放實吊這兩入

回來。他說審裏如果被這兩入帶上來八路軍，就要殺審口工人的頭。『那壞傢伙把這事報告了日本人嗎？』『還沒有？他說了就去睡了。王把頭已經派工人看住了他，有危險就把他搗死。』工人接着問：『怎麼還不見八路軍來呢？現在已經快三點鐘了。』任班長說：『快來了，你們準備着就是，我再到南門口去看看。』工人走後，任班長喘了一口氣，他側耳聽聽四野的動靜，只有遠遠低沉的狗叫和風吹玉茭葉子颯颯的聲音。他的心不由得突突的跳起來。

崗樓上的時鐘，已經打過三點，深夜了，八路軍還是沒有來。

在南門口第一道崗上站着的王海光，已在這裏站了幾個鐘頭了，他瞪着眼睛望望電網以外的世界，漆黑得啥也看不見。他的腳下，就是一條烏黑的大道，沒有八路軍的足步聲，只有青草在涼風裏發着噥噥嚙嚙的聲音。他的心情異常的緊張着。如果在往日，他早就要打盹了，可是今天的精神却特別好。他面對着漆黑的溝道，屏氣凝神的細心觀察着溝外的動靜。

這個二十幾歲的青年人，是劉春言特別選好的心腹，南門口的第一崗，是直接接引八路軍的地方，是何等重要的去處啊？那王海光在哨位上踱着，不時去摸摸柱子上大電燈的開關，他心裏默默的背誦着劉春言剛才告訴他的聯絡記號：『與八路軍聯絡上以後，把電燈明兩明，滅兩滅，這樣，我們就可以破壞電網，放八路軍進來。』他一想到

八路軍馬上就要進來，將要轟烈烈的幹一番大事，心裏實在說不出的興奮，睡意也早已飛到九霄雲外去了。正當他在盤算，忽然從溝道裏傳來了輕微的掌聲：『拍！拍！拍！』三下，他楞了一下，但仔細一看，三個黑影正伏在溝道下面。『八路軍來了！八路軍來了！』他情不自禁的高興得跳起來，立即用手掌拍了兩下，作了響亮的回答。

『有動靜嗎？』一個查崗的突然在他的背後出現了，王海光嚇了一跳。可是，他立即鎮靜下來，泰然的回答：『沒什麼，就是蚊子多一些。』查崗的重又問：『你不害怕嗎？確實沒有什麼動靜吧？』王海光拍拍胸脯：『不怕！當兵的還害怕？這裏沒啥，聽說北門外有動靜，你們上那裏去看看吧！我這裏保險！』查崗的過去了。王海光正想轉身，裏面忽又來了急促的脚步聲，一個黑影又閃了過來，只叫得一聲：『來了沒有？真急死人！』王海光一聽是傅文才的聲音，真是說不出的高興，他立即用手指指溝下，傅文才即刻也看到三個黑影。他小聲的問：『是誰？』

『×××。你是誰？』

『二〇八。』

『×××、×××號都在嗎？準備好了沒有？』

『都在，你們等一等，我去關電門。』傅文才立起身來便走。忽又走過兩個查哨的人來。那溝道裏的人還在叫喚『喂！喂！』王海光生了個急智，連忙三腳兩步，搶到查

哨的面前，高聲的招呼起來。支應着兩個查哨的過去了，王海光這才伸了伸舌頭，立刻敏捷的剪斷了所有的地雷線，飛奔到第二道哨位去。那裏守衛的兩個新兵正在打盹，他一下撲到新兵的面前，用手上下揮着，急促的說：『快爬下！快爬下！八路軍來了！不能打槍，不然就有性命危險。』兩個新兵手足無措的伏在地上。這當兒，傅文才已經到過衛兵室，關了電網的電門，並叫上劉春言，任班長，李班長他們都走下來。大家立即打開沒有了電流的鐵絲網。這一下可好了！只見八路軍一個緊跟着一個的擁了進來，『跟我走』，李班長直挺着胸脯，領着大隊，直奔三角院。

『呀！』

李班長領着大家毫無阻攔的通過一道又一道的電網，進了三角院的大門，像猛虎下山一樣直撲芹田隊長的住處。那礦警大隊長芹田，已經從睡夢中驚醒，坐起來了。在淡黃色的燈光裏，李班長看見芹田有了準備，立即裝出恭敬的模樣向芹田作報告：『報告隊長，八路軍……』，可是還沒等說完，芹田的子彈已經穿過了李班長的筋骨，李班長倒下去了。芹田從炕上跳下來，我們的手榴彈也立即在他的床前爆炸了。他向門外急速

的打了一梭子彈，乘勢衝出了大門，與我們的一個排長撞了個滿懷，兩個人扭在一起，就他上下翻騰起來，這一下把我們的戰士急壞了，一個戰士看準了芹田的腦袋，用沒拉開火線的手榴彈猛力一擊——突然，全院子的電燈熄滅了，人們像被打掉了眼珠子一樣，暈黑得一點也不見。昏悶過去的芹田，忽的從地上爬起來，竄進屋裏，撲出一把指揮刀，『呀……』的一聲，像瘋狗一樣的重又衝到院子裏。還沒等他站住腳，兩把雪亮的刺刀插進了他的肚子，再沒聽他哼一聲，已經爬到地上不動了。

芹田剛剛斷氣，『呀！呀！』的殺聲，又從對面的房子裏傳了出來，所長池田這隻吃人狼，被我們的戰士從桌子底下拖出來了。他頑強地用嘴狠命的咬住戰士的胳膊，戰士生了氣，狠狠的還敬了他一刺刀。煤窖上兩個大頭子，統統就此了賬。

這一邊正在緊張的戰鬪。在院子的另一角，礦警王之齡一脚踢開了敵人的兵器庫，他盯準着一挺立着的歪把機槍，一下抱了出來。礦警們一擁而進，把鎖着的幾十條步槍也統統遞給了我們的戰士。內中有些不曾預聞起義計劃的傢伙們，他們還照敵人規定給他們的夜間行動記號，把白手巾裹在頭頂上：現在看到人家都是圍在領子上，他們也莫名其妙妙的移了下來，並且看着人家幹啥他也幹啥，實際也都捲入到起義軍中去。在礦警宿舍裏剛剛瞌睡的班長王建德，這個專替芹田管理兵器庫的忠實走狗，猛的醒來，看見礦警們亂跑，還滿以為八路軍又像平常一樣的來圍攻了，也便昏頭昏腦的奔進三角院，從

兵器庫裏搬出一箱毒瓦斯來。他還沒來得及分發，抬頭一看：『糟了』，院子裏擠滿了八路軍。於是他一聲不響的悄悄從人堆裏溜出去，爬上了平房。他剛剛爬到房上，聽得有一個小聲在黑角裏叫他：『王班長，王班長，快下來，快下來』！他一聽這聲音很熟，像是任班長叫他，『是自己人』，他心裏打量了一下，毫不遲疑的從梯子上爬了下來。還沒等他立住腳，任班長一個箭步搶上前去，拖住他的步槍，『快給我，快給我！』用力的奪，王建德當然不肯放手，他還摸不着頭腦的一直發問：『幹什麼？你幹什麼？……』任班長却大聲喊起來了：『快來，快來，把狗×的細起來！』礦警們一哄而上，把他捆了個結結實實，他像做夢一樣的做了俘虜。

院子裏正在亂哄哄，突然一顆巨大的地雷在房子裏爆炸了，房頂和牆壁嘩啦啦的一陣倒塌，飛沙走石，整個院子被烟塵罩住了，×連的通訊員被瓦礫埋得只剩一個頭露在外邊。在這個恐怖的巨響裏，朝鮮汽車夫丹山和日本人高橋像鬼子一樣從烟霧裏竄出來了，小高橋原來蒙着被子縮在屋角裏，軟做一團，是被這怪聲嚇到了院子裏的。他還立腳未定，兩柄雪亮的刺刀已直迫到他的胸口。他喪魂落魄的把兩手高高的舉起來，渾身顫抖着，手裏握的手槍，不自主的從頭上滾到地下，滑了槍機，『拍……』的一聲響。他連忙用生硬的中國話辯解着：『我打槍的沒有，我打槍的沒有，是他，是他！』他指一指丹山。丹山則用流利的中國話要求投降。他們兩個也都做了俘虜。戰鬥在十五分鐘

內結束了。

清將

請將東北書店

清將

高鵬

『關電燈』

清將

清將

三角院與黃沙嶺，正在亂轟轟的打作一團。和三角院隔不上四五丈遠的工廠裏，工人們却是沉着而又緊張的在工作着，他們用最高的速度，爭取在兩點鐘內運出全部資材。

工人們已經一夜沒有合眼了，天一黑，他們就實行了普遍的大怠工。監工張把頭，照例不斷的在機器間踱來踱去。他走到鍋爐間，看看鍋爐上的汽表，便惡狠狠的指着燒鍋爐的工人罵起來：『平時不是可以燒到八十分汽嗎？』工人慢吞吞的回答：『那有什麼辦法？鍋爐又不叫洗，厚厚的，早就已經燒不動啦，四十分氣還是好的。』張把頭的老脾氣又發作了：『放屁，怎麼就燒不動？昨天還不是燒到六十分嗎？』工人還是帶理不理的回答：『你就不能瞧瞧火？』張把頭低下頭向鍋爐下面一瞥，火紅炎炎的燒得正有勁，只能忍着氣走開了。工人們等他一轉身，便向他的背影狠狠的吐了一口唾味，『呸！只你能？老子在火上壓着一層散煤，底下看得紅，上面却没有火，天底下就數你有』

本事，哼！』

那窖底王頭郭觀羣，到窖下去看了一遍，只見工人們淩淩風風的躺着臥着，懶洋洋的推着車，煤有一筐沒一筐的往上運；直把他氣得兩眼發黑，他大聲呼喝着：『這樣子就想拿工錢？好好好，把今天的工錢留下來！』工人們笑着對他說：『你就不去催催上面開高車（機器）的？筐子上得這樣慢，叫我們有氣力也使不上啊！』郭觀羣到井口，氣呼呼的大罵開高車的一頓，開高車的一樣把責任推到燒鍋爐的身上。這樣你推我推，原是煤窖上的老把戲。壞傢伙們也只能空發一頓脾氣就算了事。

挨到一點鐘，王根喜發急起來了，他派孫福生與劉岐山從補窖裏出去探探消息。他們兩人從井筒的半腰裏鑽進了補窖，在烏黑的流水洞摸了半天，才鑽出了窖口，窖口是在三丈深的大溝底下，一樣烏黑得看不見一點東西。他們一步一摸的扶着溝壁走，不敢有一點響動。敵人早就料到這一着，最近兩天來，專門在窖口的高崖上設立一個崗哨，嚴密的監視着窖口。孫福生、劉岐山，像蝸牛爬樹一樣，挨一步停下來，側耳聆聽聽上邊的動靜，再向前挨一步。好容易爬出了溝口，在附近一個小村子旁邊，立着聽了半天，茫茫然的找不到一點頭緒，只得乾着急的重又爬進了煤窖。

王根喜、王炳和和一夥工人領袖們，是一直在大炭堆上蹲着，眼巴巴的望着南方，專等八路軍到來，心裏焦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在三點鐘左右，王炳和看到南門外天

空中升起了一朵火花，紅炎炎的像一顆流星——這是八路軍的信號。他快活得像發瘋一樣奔進了工廠，通知地下軍的同志們作準備，不一會一槍不響八路軍衝上三角院來了，他飛奔着到各處去召集工人：『八路軍來了，八路軍來了』。全煤窯立時空前緊張起來。

他一聽到手榴彈響，馬上跳進自己的電機房，八路軍的一個戰士也端起刺刀跟着走了進來——這位英勇的兵，光是死記得個『關電燈』，便立刻向他下命令：『趕快把電燈關了，把機器拆下來！』王炳和向他解釋：『現在還不能關，我們還要從窯底往上吊炸藥哩，黑了沒法幹。』『不成！不成！這是命令！』王炳和原打算留着工廠與煤井下面的電燈不關，好教工作順利一些：聽到這裏，只得依着他，把電門關起來。全煤窯立刻墮入黑暗中。他這時摸索着召喚其他工人來幫忙拆卸電機，可是糟啦！一些工人都被那位士兵的刺刀嚇散啦。王炳和便一個人用左手打着手電筒，右手拿起搬手鉗子，在機器上飛舞也似的動作起來。一個人拆卸電機？這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可是此刻不知那裏來的一股勁，竟是一點也不覺得費力。憑他那熟練的技巧，三四點鐘的工作，竟不到一刻鐘就由一個人完成了任務！汗珠子從他的頭上一道道的滾下來，把脖子上裹的白毛巾也弄得濕漉漉的。

那孫福生兩兄弟，原是負責專管煤井下面的事，這時迅速的下到窯底，直奔炸藥庫。三個看守炸藥庫的礦警，正呼呼的睡得像死豬一樣，他們大聲的呼喝着：『叫你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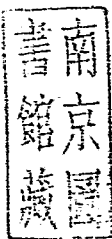
上去！快上去！』三個傢伙從睡夢中跳起來：『怎麼？八路軍來了嗎！快把你們的便衣給我們換上！』『快上去！不用換！把槍留下來！』工人們卡下了他們的槍，把他們送出了窯井。工人們從四面八方飛快的集合起來，他們踢開庫門，從倉庫裏搬出黃色炸藥，一箱箱的扛到大煤筐裏；開機器的工人，現在拚命的開足馬力，上去下來，下來上去，好像穿梭一般的快——大家正幹得起勁，突然電燈熄滅了（這是那個不聰明的戰士命令王炳和幹的），孫福生馬上點起準備好的電石燈，繼續工作。炸藥運完了，井底下所有的人，這才一批又一批的吊上去。

他們一走出煤井，井上已經另換了一個世界了，過去陰森森的煤窖，如今熱鬧得就像趕集一樣，工人們職員們，正在忙忙碌碌的搬運着機器、鋼繩、炸藥、行李，白天鬼子抓來的三十輛大車，原是準備往太原運東西的，却沒料到替我們準備了個現成。如今裝得滿滿的。那個最壞的工頭郭觀羣已被綁起來了，他平日倚仗鬼子勢力，專一壓迫工人，現在哭喪着臉，垂頭喪氣的變成了待罪的囚徒。工頭王××也被工人們從屋角裏找了出來，他是管理鐵床的老把式，憑着這把手藝，平素他非常傲慢，幾乎那個人也不放在他眼裏，可是現在那付神氣活現的工頭架子，連影子也不見了一個，工人想到鐵床重要，就指點着他：『來！趕快把鐵床卸下來！』『是。』他老老實實的聽從工友們的指揮，拆下了鐵床，而且把平素心愛的傢具一件件的都拿了出來，這些東西，在平時碰也

不許別人碰一碰的。

工人們正興高彩烈的走出了『修理工場』，忽然在院子裏的高樹上，黑忽忽的掉下一件東西來，大夥搶上去一看，原來是張把頭。他原準備逃走，可是沒有地方讓他逃，只得躲到樹上。工人們問：『你打算幹啥？』張把頭楞了半晌說：『我……我……你們幹啥，我也幹啥！』工人們說：『我們走！』『走？那……我也跟你們走。』他茫茫然的一任工友們的擺佈。

天已經大亮了，紅炎炎的太陽像火盆一樣，礦警們工人們軍隊民兵的勝利行列，浩浩蕩蕩的穿過了重重疊疊的敵人碉堡，躲在烏龜殼裏的敵人，眼睜睜看我們運走了全部的機器與資材，連啃也不敢啃一聲。『打得真漂亮吶，一槍也沒打就進了三角院，這樣的大煤窖，要不是裏應外合，不好收復，鬼子不是吹牛說兩三個團打不進去嗎！』沿途的老百姓不住口的讚揚這個光輝的勝利：『我們已經四五年沒燒煤啦，這下總可以痛痛快快燒一燒啦！』他們從心田的深處，長長的吐出了八年來鬱積着的悶氣。



義起寔燦

著作者

申

田

出版者

東北書店

哈爾濱
齊齊哈爾

佳木斯
牡丹江

東安
北安

印刷者

東北日報二廠

延吉 富錦 勃利
綏化 湯原 依蘭
肇東 安達 集賢
克山 海倫 望奎

鶴立
樺川
拜泉
密山

每冊定價一元〇

國民卅六年十月號初版。10000佳。

Handwritten notes and signatures at the top of the page, including a large stylized 'Z' and 'O'.



Vertical handwritten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秘密' (Secret) and '用' (Use).



煤窯起義

947.130.初版 每本10000.

定價 1.00元